

智

囊

叁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·理想藏书系列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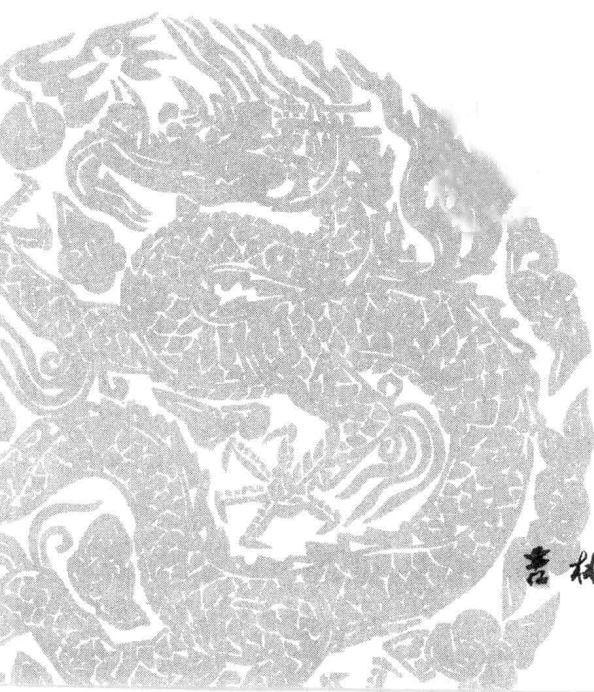
（明）冯梦龙 著



智囊

(明) 冯梦龙 著

第三卷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第三卷 目录

王 振	(1)
贺儒珍二条	(1)
满宠 郭元振	(3)
梅衡湘	(4)
宁 越	(4)
慎 子	(5)
颜真卿	(7)
李允则	(8)
何承矩	(9)
苏 秦	(9)
王 尼	(12)
王 随	(13)
王忠嗣	(13)
谢安 李邵	(14)
段秀实 冯瓚	(15)
仆散忠义	(16)
晏 婴	(16)
王守仁	(17)
鸱夷子皮	(18)
严养斋	(18)
周玄素	(19)
唐太宗	(19)
狄 青	(20)
王安石	(20)
术智部 权奇卷十五	(20)
孔 子	(20)
淮南相	(21)
王敬则	(21)
宋太祖	(22)
宋太宗	(22)
高皇帝	(23)



吴官童	(24)
郑公孙申	(25)
胡 松	(26)
狄 青	(26)
王 琼	(27)
杨云才	(27)
种世衡	(28)
雄山智僧	(29)
李抱真 刘玄佐	(29)
陕西铁钱	(30)
出现钱	(30)
令孤楚	(31)
俵马	(32)
徐道覆	(33)
秦王祜等三条	(33)
杨 珽	(34)
韩 雍	(35)
王 导	(35)
程 婴	(36)
太史慈	(38)
陈子昂	(39)
爰种等三条	(39)
王东亭	(41)
吴 质	(41)
司马懿等四条	(42)
杜 畿	(44)
曹 冲	(46)
杨倭漆	(46)
乔白岩	(48)
宗威愍	(49)
张 易	(50)
张循王老卒	(50)
司马相如	(52)
附:智医二条	(52)
捷智部 总叙	(54)
捷智部 灵变卷十六	(54)
鲍 叔	(55)
管夷吾	(55)

延安老军校	(56)
吴 汉	(57)
汉高帝	(57)
晋明帝	(58)
尔朱敞	(58)
韦孝宽	(59)
宗典等三条	(59)
王羲之	(60)
吴郡卒	(60)
伯颜	(61)
徐敬业	(61)
陈 平	(63)
刘 备	(64)
崔巨伦	(64)
仓卒治盗二条	(65)
张佳胤	(66)
罗巡抚	(69)
沈 括	(69)
河清卒	(70)
吕颐浩	(71)
段秀实	(71)
黄 震	(72)
赵 葵	(72)
周 金	(72)
徐文贞	(73)
王守仁	(73)
换字 添字	(75)
胡 兴	(75)
张 浚	(76)
张咏 徐达	(76)
颜真卿 李揆	(77)
顾 琛	(78)
李 迪	(78)
叛卒 叛将	(78)
曹克明	(79)
太史慈	(79)
涿人杨四	(80)
李文达	(81)



周文襄	(81)
韩襄毅二条	(82)
耿司马	(83)
御史失篆	(83)
王 安	(84)
朴 恒	(84)
捷智部 应卒卷十七	(85)
张 良	(85)
救积泽火	(86)
直百钱	(87)
知县买饭	(87)
造红桌 赁瓦	(88)
周 忱二条	(89)
张 恺	(89)
张 穀	(90)
陶 鲁	(90)
边老卒	(91)
蒺藜棒	(91)
冰炮	(92)
猪腩渡淮	(92)
塞城窠	(92)
治 堤	(92)
窖 石	(93)
筑 垣	(93)
曹 操	(93)
孙 权	(94)
书城壁	(94)
韩 琦	(94)
榆木川二条	(94)
邵 溥	(95)
盛文肃	(96)
捷智部 敏悟卷十八	(96)
司马通	(96)
李德裕	(97)
洪 鍾	(98)
高 定	(98)
杜 镐	(99)
文彦博 司马光	(99)

王 戎	(100)
曹 冲	(100)
张 箴	(100)
戴 颙	(101)
杨 佐	(101)
尹见心	(101)
怀 丙	(102)
功德碑	(102)
修龙船腹	(102)
虞世基	(103)
周之屏	(103)
杜琼 谯周	(104)
梁武帝	(104)
熊 火	(104)
柏人牛口	(105)
曹 翰	(106)
郑钦说	(106)
杨德祖四条	(107)
刘 显	(108)
东方朔	(108)
开元寺沙弥	(109)
令狐綯	(109)
丁晋公	(109)
相国寺诗	(109)
李 彪	(110)
刘 斌	(110)
木马谜	(111)
拆字谢石等四条	(111)
苏黄迁滴	(113)
子 犯	(114)
刘伯温	(114)
董伽罗	(114)
河水干	(115)
王昙首等三条	(115)
先进场	(116)
曹良史	(116)
占状元二条	(117)
剃须 剃发	(117)



舌生毛	(117)
季 毅	(118)
郭乔卿	(118)
李仙药二条	(118)
杨廷式	(119)
索 统	(119)
周 宣	(119)
顾 琮	(120)
苻 坚	(120)
张 猷	(120)
卫中行	(121)
王 戎	(121)
曾 进	(121)
挂 冰	(122)
筮 疾	(122)
占兄弟 占子	(123)
语智部 总叙	(124)
语智部 辩才卷十九	(124)
子贡二条	(124)
鲁仲连	(128)
虞 卿	(131)
苏 代二条	(134)
陈 轸	(136)
左师触龙	(137)
庸 芮	(138)
狄仁杰	(139)
陆 贾等二条	(140)
廝养卒	(142)
杨 善	(143)
富 弼	(147)
王守仁	(149)
张嘉言	(151)
王 维	(152)
秦 宓	(153)
语智部 善言卷二十	(154)
凌阳台	(154)
说秦王	(154)
晏 子二条	(154)

马圉 中牟令	(156)
郑 涉	(157)
李忠臣	(157)
武帝乳母	(158)
简 雍	(158)
昭 陵	(158)
吴 瑾	(159)
香草根	(159)
贾 诩	(160)
解 缙二条	(160)
史 丹	(160)
谷那律	(161)
裴 度	(161)
李 纲	(162)
苏子由	(162)
施仁望	(163)
李 晟	(164)
折契丹二条	(164)
韩 亿	(165)
冯当世	(166)
邵康节	(166)
谢 庄	(166)
裴楷等四条	(167)
杨廷和 顾鼎臣	(168)
宗汝霖	(168)
潘 京	(169)
布政司吏	(169)
朱文公	(169)
吴 山	(170)
附:奇谈二条	(171)
兵智部 总叙	(172)
兵智部 不战卷二十一	(172)
荀 罍 伍员	(173)
高昭玄	(174)
周德威	(174)
诸葛恪	(175)
杨 侃	(176)
高仁厚	(178)



岳 飞	(180)
李愬三条	(183)
赵充国	(187)
析 公	(190)
王德用	(190)
韩世忠	(191)
程 昱	(191)
陆 逊	(191)
高仁厚	(192)
李光弼	(195)
兵智部 制胜卷二十二	(196)
孙 臆二条	(197)
赵 奢	(198)
李 牧	(199)
周亚夫二条	(200)
周 访	(202)
陆逊 陆抗	(203)
邓 艾	(205)
唐太宗三条	(205)
李 靖	(208)
朱 隽	(209)
耿 弇	(210)
韦 睿三条	(210)
马 燧	(212)
郑子元 李晟	(213)



王振

【原文】北京功德寺后宫像极工丽。僧云：正统时，张太后常幸此，三宿而返。英庙尚幼，从之游，宫殿别寝皆具。太监王振以为：后妃游幸佛寺，非盛典也。乃密造此佛，既成，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：“母后大德，子无以报，已命装佛一堂，请致功德寺后宫，以酬厚德。”太后大喜，许之。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，自是太后以佛、经在，不可就寝，不复出幸。

君子之智，亦有一短；小人之智，亦有一长。小人每拾君子之短，所以为小人。君子不弃小人之长，所以为君子。

【译文】北京城有一功德寺，其后宫供奉着一座极其巍峨华丽的佛像。

根据功德寺的和尚说，明英宗正统年间，张太后经常游幸功德寺，有一次曾在寺中住了三夜才回宫。

当时英宗年纪还小，随太后游寺，并把游寺的事告诉太监王振。

王振觉得后妃常游幸佛寺不合朝廷礼制，于是暗中命人打佛像。佛像完成后，王振请英宗呈给太后，说：“母后大德，儿臣无以为报，特地命人打造一尊佛像，请母后恩准将佛像安置于功德寺后宫，以酬谢母后厚德。”

太后听了十分高兴，立即答应，并且命中书舍人抄写经书并把它放在东西两侧厢房。从此以后太后认为厢房供有佛经，不能住宿，于是不再留宿宫外。

〔梦龙评〕君子的大智难免有短处，小人的小智也多少有长处。但是就因小人只知道模仿君子的短处，所以才被人讥评为小人；君子则不因为是小人的长处就弃之不用，所以才被人尊为君子。

贺儒珍 二条

【原文】两宫工完，所积银犹足门工之费。户、兵二部原题协济银各三十万，通未用也。西河王疏开矿与采木，并奏部，久不覆。一日，文书房口传，诘问工部不覆之故，立等回话。部查无此疏，久之，方知停阁于户部也。户部仓皇具咨稿，工堂犹恐见累。郎中贺儒珍曰：“易耳！”首叙“某月日准户部咨”云云，咨到日即具覆日。复疏曰：“照得两宫鼎建，事关宸居，即一椽一角，纯用香楠、杉木，犹不足尽臣等崇奉之意。沿边不过油松杂木，工无所用，相应停采。”

按：此事关边防西河，特借大工为名耳。尔时事在必行，公恐激成之，故从容具覆，但言其无所用，而不与争，事遂寝。

工部一日得旨买金六千两。铺户极言一时难办，必误；赔不惜也。且言户部有编定金行甚便。公思：户部安肯代工部买金耶？唯有协济一项，今已不需，户部尚未知也。时司徒杨本庵胞弟毓庵正在衡司。公夜过之，谓曰：“户协工三十万金，欲具题，何如？”毓庵入言于兄，出告曰：“吾兄深苦此事，欲求少减。”公曰：“户果不足，如肯代工买金六千，则前银可无烦设处。”毓庵复入言，本庵亟许。公



归，遂收工商买金之票。掌稿力禀不可。公叱之出。及具题，掌稿复言户必不肯。公曰：“第上之。”既报可，户无难色。公去部后，再有买金之事，仍如公行之户部。而户部怒裂其札。掌稿者竟不知所以也。

【译文】慈宁宫和献陵的工程完竣之后，所剩下的经费还足以支付应午门和奉天门的修建工程，原先户部和兵部答应协助的三十万两银子，都没有用得上。

西河王原有一封呈给朝廷的疏奏，请求准予在当地挖矿和开采林木，公文上奏很久也未见答复。有一天，一份紧急公文被送到工部，询问前项提案为什么未见答复，要求立刻回话。工部官员立刻追查，没有发现这项公文，等了很久，才知道此案积压在户部，尚未处理。

户部的大小官员急着拟具对策发文咨询，工部尚书也担心受到牵连。这时郎中（官名，六部所辖分司之长）贺儒珍拟议道：“此事容易处理，我们只要在公文上先交代本部已于某月某日准了户部某件咨文，咨文到达的日子就是答复日。然后再说明：查照慈宁宫和献陵两项重大工程，事关皇室安寝，其中建筑的一椽一角等细节，使用的都是香楠杉木，虽然如此，惟恐犹不足以曲尽臣等崇奉皇室之心意；沿边一带所生产的，不过是一些油桐杂木，和两宫工程无关，不必开采贡献。”

〔梦龙评〕西河王想发笔横财，用的名义是资助两宫之役的冠冕堂皇的说词，工部若处理不当，对西河一地边防确有影响。当时势在必行，贺公顾虑已被西河王咬住口实，因而从容作答，只说是无所取用，而不与其正面冲突，此事遂不了了之。

工部某日奉旨须立即购买黄金六千两听用，但基层官员指称六千两的数额太庞大，一时之间要买齐，必定花去不少冤枉钱，又说户部负责管辖各地的金店，甚为便利，应通过他们来购买。

贺儒珍负责处理本案，心想户部岂肯无故帮工部购买黄金，而当初兴办两宫工程时，户部曾同意协助三十万两银子，现在已用不着了，但户部并不知道。

当时户部尚书杨本庵的胞弟杨毓庵在衡司（主管山林川泽）任职，贺儒珍连夜造访，告诉他说：“户部原本同意协助工部的那三十万两银子，现在打算怎么处理？”

杨毓庵进去询问兄长，出来答复道：“家兄也深为此事烦恼，希望贵部将额度宽缓一些。”

贺儒珍道：“户部果真手头拮据，如果能代工部买得六千两黄金，那么前项公款可以此抵销。”

杨毓庵入内询问，果然杨本庵欣然答应。

贺儒珍回到工部后，遂飭令收回各单位购买黄金的银票，主拟公文的官员极谏不可，贺儒珍立刻将他骂了一顿。后来要发文给户部时，主拟公文的官员又指称户部肯定不同意，贺儒珍道：“你不要管那么多，就照这样发文过去。”

公文发出之后，户部果然照准。

后来贺儒珍去职，皇帝又命工部购买黄金，工部官员依例行文到户部请求协

办,没想到公文竟然被户部撕个粉碎,主拟公文的人却始终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。

满宠 郭元振

【原文】太尉杨彪与袁术婚,曹操恶之,欲诬以图废立,收彪下狱,使许令满宠按之。将作大匠孔融与荀彧嘱宠曰:“但受词,勿加考掠。”边批:惜客误客,书生之见。宠不报,考讯如法。数日,见操言曰:“杨彪考讯无他词。此人有名海内,若罪不明白,必大失民望,窃为明公惜之。”操于是即日赦出彪。初,彧与融闻宠考掠彪,皆大怒。及因是得出,乃反善宠。

郭元振迁左骁卫将军、安西大都护。西突厥酋乌质勒部落强盛,款塞欲和。元振即其牙帐与之计事。会天雨雪,元振立不动,至夕冻冽。乌质勒已老,数拜伏,不胜寒冻。会罢,即死。其子娑葛以元振计杀其父,谋勒兵来袭。副使解琬劝元振夜遁。元振不从,坚卧营中。边批:畏其袭者决不敢杀,敢杀则必有对之矣。明日,素服往吊,赠礼哭之甚哀,边批:奸甚。留数十日,为助丧事。娑葛感悦,更遣使献马五千、驼二百、牛羊十余万。

考掠也,而反以活之;立语也,而乃以杀之;其情隐矣。怒我者,转而善我,知其情故也;欲袭我者,转而感悦我,不知其情故也。虽然,多智如曹公,亦不知宠之情,况庸才如解琬,而能知元振乎?

【译文】三国时太尉杨彪(后汉人,字文先)与袁术(后汉人,献帝时僭帝号,后粮尽众散,被刘备击败而死)结为儿女亲家,引起曹操不满,想诬陷杨彪下狱,好使这门婚事告吹。曹操将杨彪收押下狱后,命满宠审理查办。

当时孔融与荀彧分别请托满宠,说:“请先生只管讯问,千万不要用刑逼供[爱之适以害之,书生之见]。”

满宠不理睬两人的请托,仍然严刑拷问。

几天后,满宠晋见曹操,说:“我已用过各种酷刑审讯杨彪,但问不出个所以然来;杨彪名气不小,如果不明不白获罪,必定会招来民怨、失去民心,这也是属下为曹公所担心的事。”

曹操听了这番话,立即释放杨彪。

当初,荀彧与孔融听说满宠拷问杨彪,对满宠很不谅解。等杨彪因满宠的一番话而获释,这才又善待满宠。

唐朝郭元振任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时,西突厥的首长乌质勒所统率的部落势力壮盛。

乌质勒向郭元振表示愿意与唐朝修好,不兴事端。郭元振立即来到乌质勒的军帐与他商议大计。这天正逢大雨雪,郭元振进帐后一直站立不坐。夜晚气温更低,由于乌质勒年事已高,受不了酷寒,在会谈结束后就病发而死。乌质勒的儿子娑葛,认为郭元振用计杀死自己的父亲,就率兵袭击郭元振。当时副使解琬曾劝说郭元振利用夜晚视线不明时遁逃,郭元振没有接纳[怕他袭击就不敢害



其父，敢害其父就必有对应之策]而坚持睡在营帐中。

第二天，郭元振穿着一身素服前往乌质勒的灵前吊祭，致赠奠仪，哭得很伤心[好奸诈]，并且还主动留在营地帮忙料理丧事。娑葛见了，不禁深受感动，并且派使者送给郭元振五千匹骏马、二百头骆驼及十万多头的牛羊。

[梦龙评]严刑拷问杨彪，是为了给予杨彪活命的机会，郭元振站着与乌质勒商议大事，是想引他病发而死，这些都是隐而不见的内情。孔融、荀彧由不谅解满宠转而感激、礼遇满宠是因为日后了解了实情；娑葛由率军包围郭元振转而感动、臣服，是因为不了解实情。然而即使聪明如曹操者，尚且看不透满宠的心意，更何况是平庸的解琬，又怎么能识破郭元振的计谋呢？

梅衡湘

【原文】梅少司马衡湘初仕固安令。固安多中贵，狎视令长；稍强项，则与之争。公平气以待。有中贵操豚蹄饷公，乞为征负。公为烹蹄设饮，使召负者前，呵之。负者诉以贫。公叱曰：“贵人债何债？而敢以贫辞乎！今日必偿，徐之，死杖下矣！”负者泣而去。中贵意似恻然。公觉之，乃复呼前，蹙额曰：“吾固知汝贫甚，然无如何也。亟鬻而子与而妻，持镵来。虽然，吾为汝父母，何忍使汝骨肉分离！姑宽汝一日，夜归与妻子诀，此生不得相见矣！”负者闻言愈泣。中贵亦泣，辞不愿征，为之破券。嗣是，中贵家征负者，皆从宽焉。

【译文】少司马梅衡湘最初任固安县县令。固安县多出宦官，因此并不把一个小县的县令放在眼里，所以经常故意刁难他，但梅公却都能心平气和地从容应对。

某次一位宦官送给梅公一副猪脚，目的是想要梅公帮他讨债。于是梅公命人烹调猪脚，设宴款待宦官，并把欠钱的县民叫来官府，斥责他们欠钱不还。县民们却纷纷哭诉自己的贫穷。

梅公大声怒骂说：“宦官大人好心借钱给你们，你们却哭穷赖账，今天你们一定要还清所有债务，否则我就打死你们！”

县民们都哭丧着脸离去，一旁观看的宦官不免有些心软，梅公察觉到宦官态度软化，就再度把欠钱的县民叫来。

梅公皱着眉对他们说：“我也知道你们很穷，但是我实在出于无奈，如今为了还清债务，只有卖掉你们的妻儿来还钱，但我也不忍心让你们骨肉突然分离，所以特别再宽限一天，今夜就与妻子诀别吧！此生恐怕不能再相聚了。”

县民们听了，忍不住痛哭失声。宦官也不禁掉泪，于是打消讨债的念头，并且把借条都撕毁。从此，其他的宦官索债时也都从宽处理。

宁越

【原文】齐攻廩丘。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，与齐人战，大败之，齐将死，得车

二千，得尸三万，以为二京。宁越谓孔青曰：“惜矣！不知归尸以内攻之，使车甲尽于战，府库尽于葬。”孔青曰：“齐不延尸，如何？”宁越曰：“战而不胜，其罪一；与人出而不与人入，其罪二；与之尸而弗取，其罪三。民以此三者怨上，上无以使下，下无以事上，是之谓重攻之。”

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。武以力胜，文以德胜。

【译文】战国时齐人攻打廩丘，赵国派孔青率领死士前往救援来抵御齐人，结果大败齐军，俘获齐军战车两千辆，将三万具齐军的尸首葬成两座大坟。

宁越对孔青说：“这些车辆、尸首若不加利用太可惜了。不如把齐兵的尸首还给齐人，在齐国境内再发动一次无形的战役，让战车发挥另一种运输的功能，而齐国的府库就会因掩埋这些尸首而耗竭。”

孔青说：“万一齐人拒绝收尸，那么如何？”

宁越说：“率军出征作战，不能得胜，是罪一；只准百姓出征，不准百姓返国，这是罪二；不肯接纳战死沙场百姓的尸首，这是罪三。有这三罪，百姓就会怨恨君主，无心尽忠君主，君主无法驱使百姓效力，这就叫二次进攻。”

宁越可算是个文武双全的人：用武能以力取胜，用文能以德取胜。

慎子

【原文】楚襄王为太子之时，质于齐。怀王薨，太子辞于齐王而归，齐王隘之阨之也：“予我东地五百里，乃归子。不予，不得归！”太子曰：“臣有傅，请退而问傅。”傅慎子曰：“献之地，所以为身也。爱地不送死父，不义，臣故曰献之便。”太子入，致命齐王曰：“敬献地五百里。”齐王归楚太子。太子归，即位为王。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。楚王告慎子曰：“齐使来求东地，为之奈何？”慎子曰：“王明日朝群臣，皆令献其计。”上柱国子良入见。王曰：“寡人之得反，主坟墓、复群臣、归社稷也，以东地五百里许齐。齐令使来求地，为之奈何？”子良曰：“王不可不与也。王身出玉声，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，则不信，后不可以约结诸侯，请与而复攻之。与之，信；攻之，武。臣故曰与之。”子良出，昭常入见。王曰：“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，为之奈何？”昭常曰：“不可与也。万乘者，以地大为万乘，今去东地五百里，是去战国之半也，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，不可。臣故曰勿与。常请守之。”昭常出，景鲤入见，王曰：“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，为之奈何？”景鲤曰：“不可与也。虽然，楚不能独守。王身出玉声，许万乘之强齐也而不与，负不义于天下。楚亦不能独守。臣请西索救于秦。”景鲤出，慎子入。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：“子良见寡人曰：‘不可不与也，与而复攻之。’常见寡人曰：‘不可与也，常请守之。’鲤见寡人曰：‘不可与也。虽然，楚不能独守也，臣请索救于秦。’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？”慎子对曰：“王皆用之。”王怫然作色，曰：“何谓也！”慎子曰：“臣请效其说，而王且见其诚然也。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，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。发子良之明日，遣昭常为大司马，令往守东地。遣昭常之明日，遣景鲤车五十乘，西索救于秦。”王如其策。子良至齐，齐使人以甲受东地。昭常应齐使曰：“我典



主东地，且与死生，悉五尺至六十，三十余万，敝甲钝兵，愿承下尘！”齐王谓子良曰：“大夫来献地，今常守之，何如？”子良曰：“臣身受命弊邑之王，是常矫也，王攻之！”齐王大兴兵攻东地，伐昭常。未涉疆，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，曰：“夫隘楚太子弗出，不仁；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，不义！其缩甲则可，不然，则愿待战！”齐王恐焉，乃请子良南道楚，西使秦，解齐患。士卒不用，东地复全。

【译文】楚襄王(名横)为太子的时候，曾经被当作人质送往齐国。楚怀王逝世后，太子向齐王请求回国，齐闵王却拒绝〔扼之也〕说：“如果你割让东地五百里给寡人，就放你回楚国，否则就不准你回去。”

太子说：“臣有一位师傅，请准臣向他请教后再回复大王。”

太子的师傅名叫慎子(战国赵人，曾习黄老之术)，对太子说：“把土地割给齐王，这是为了要赎回你自己。若因为爱惜土地，就不回国为父王奔丧，此乃违反了人伦纲纪，所以臣主张太子割地献齐王。”

于是太子向齐闵王复命说：“臣愿意献给大王五百里土地。”

齐闵王因此准许太子回国。太子回国后，即位为楚王。而齐国也立即派出五十辆兵车前来接收割让的土地，这时楚王对慎子说：“齐国已派人来要东地，这该如何？”

慎子说：“大王明天早朝接见群臣时，要每位大臣各献一计。”

第二天早朝时，上柱国(楚国最高武官，即元帅)子良首先晋见，楚王说：“寡人所以能回国为先王送葬，得见众卿进而即位为王，是因为寡人答应把东地五百里割让给齐国。现在齐王派人来要土地，贤卿你看要该如何呢？”

子良回答说：“大王不能违约不给齐王土地，因为君主的话就像金玉般贤贞，而且是割让给拥有万乘兵车的强齐，假若违约，就是失信，以后就不能和诸侯结盟订约。所以不如先把土地割给齐王，然后再发兵攻打齐国。给齐王土地是守信，发兵攻打齐是勇敢，所以臣主张依约割土地给齐国。”

子良退朝后，昭常又来晋见，楚王问：“齐王派遣使臣来要东地五百里，贤卿认为该如何呢？”

昭常说：“不能给齐国土地，因为所谓万乘大国，全凭土地广大。假如现在把东地五百里割让给齐国，就等于割去我楚国一半的国土，如此就只有万乘的空名，而实际上连千乘都称不上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所以臣主张不给，而且臣自愿率兵镇守东地。”

昭常退下后，景鲤晋见，楚王问：“齐王遣使来要东地五百里，贤卿认为该怎么办？”

景鲤说：“不可以给齐国土地。不过大王既然已答应给强齐土地五百里又不给他，就背负着一个不义之名。这样一来，楚国必然无力独守东地，请准臣向秦国求援。”

景鲤退下后，慎子又来晋见。这时楚王把前面三位大臣的话告诉慎子，接着说：“贤卿认为寡人应该采纳哪位大臣的计策呢？”

慎子回答：“他们三人的意见都可以采纳。”

楚王听了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贤卿这话是何意思？”

慎子回答说：“请大王听臣说明，大王就会知道臣的话有道理。大王先拨给子良战车五十辆，派往北方向齐献地五百里；子良出发的次日，再派昭常为司马镇守东地；在派昭常的次日，另派给景鲤率战车五十辆西去秦国求救。”

楚王于是依计行事。

子良到了齐国后，齐国便派使率兵接收东地。

昭常见到齐使后说：“本帅负责镇守东地，决心与东地共存亡，小自五尺之童，大至六十老翁，共征调三十多万部众，盔甲武器虽然十分破旧，但我们却都愿意效力疆场！”

齐闵王大怒，对子良说：“大夫既然是来献地，那昭常却又率军镇守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子良回答说：“臣亲奉敝国大王之命前来献地，是昭常私自违反君命用兵！”

于是齐闵王发动大军攻打昭常。可是大军还未到达东地，秦国的五十万大军就已经开到齐国的边境，秦使对齐闵王说：“阻挠楚太子回国，这是不仁；勒索楚国东地五百里，这是不义。除非贵国立刻退兵，否则只有一战。”

齐闵王听了这话十分害怕，就请子良向楚王转达不攻楚的心意，同时派使者西去秦国说明一切。于是楚国不但解除了齐的威胁，而且不用一兵就继续拥有东地。

颜真卿

【原文】真卿为平原太守。禄山逆节颇著，真卿托以霖雨，修城浚濠，阴料丁壮，实储廩，佯命文士饮酒赋诗。禄山密侦之，以为书生不足虞。未几禄山反，河朔尽陷，唯平原有备。

小寇以声驱之，大寇以实备之。或无备而示之有备者，杜其谋也；或有备而示之无备者，消其忌也。必有深沉之思，然后有通变之略。微乎，微乎，岂易言哉！

【译文】唐朝颜真卿（字清臣，谥文忠，擅长草书，笔力道婉）为平原太守时，正是安禄山权势气焰正盛的时候。

颜真卿借口雨季即将来临，必须修城浚沟，私下招募勇力、储存米粮来防备安禄山的袭击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天天与书生喝酒作诗。

安禄山派侦探暗中监视颜真卿的举动，见颜真卿只顾喝酒作诗，认为颜真卿不过是一介书生，不足为虑。不久安禄山果然造反，河东一带完全陷入贼手，唯有平原郡因颜真卿早有防范而没有陷落。

〔梦龙评〕遇到小贼寇，只要虚张声势恫吓一番就可击退对方；遇到大贼寇，就必须有坚实的武力作后盾才能与之对抗。本身没有实力，却虚张声势来显示自己的威力，是为杜绝对方有蠢动的念头；而极力掩饰自己的实力，表现出毫无防备的样子，是为消除对方猜忌的心理。是虚是实，必须先要有深沉圆融的思虑，然后才能变通自如。其中的微妙之

